庆阳通史2

第七章　北宋时期的庆阳

北宋时期，西北地区同时有几个政权。西夏政权灭亡了甘州回鹘政权、凉州吐蕃六谷部政权，控制了宁夏及陕北、河西、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陇西、河湟地区被吐蕃诸部驻牧；北宋王朝仅仅控制陇山东西部分地区，熙宁中拓疆到了熙、河、兰、会地区。宋夏对峙是这一时期西北历史的重要内容。庆阳属于北宋，是宋代陕西的沿边地区，与西夏接壤。北宋王朝经营庆阳，主要是为了与西夏对抗。因此，这一时期的庆阳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与其他时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其突出的边塞特征。

第一节　北宋庆阳建置

北宋时期，庆阳一带与西夏相毗邻，属于边防前哨，宋夏两个政权时常在这一带发生争战。二者间的和战，与庆阳息息相关。所以，北宋政府特别关注环庆、泾原地区。

一、北宋的建立

北宋创建者赵匡胤，祖籍涿州（今河北涿县），因累立军功深受周世宗赏识，官居殿前都虞侯、殿前都指挥使，直接指挥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殿前诸班”。周世宗临死前，他又成了殿前司的主帅，掌握后周最重要的军权。周世宗驾崩，河北镇州、定州的急报传到开封，说是割据山西的北汉国会合契丹兵向后周发动进攻。执政大臣不辨真假，于960年正月初一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去抵御。这给赵匡胤发动兵变创造了时机。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开封，当晚到达陈桥驿，即发动了兵

变。由部将们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并下拜称呼万岁。赵匡胤回军开封，正式举行了禅代仪式，登上皇帝大位，改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开封。历史进入了北宋时期。

北宋建立之时，北方有辽和北汉政权，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政权，西北有吐蕃、回鹘、党项等割据势力。北宋在巩固内部的同时，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对西北各族的割据势力，采用封官晋爵、准许世袭等怀柔政策进行拉拢或羁縻，基本上是放任的，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西夏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发展壮大的。

二、行政建置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 年），北宋将全国分为京东路、京西路等十五路。今甘肃地区属于陕西路。元丰（1078—1085）中，将全国拆分为二十三路，其中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宋徽宗宣和四年（1123 年），全国划分为二十六路。北宋的二级地方行政区划有府、州等，三级区划为县及军、监。在边远或边疆及一些重要的地区，还设置城、寨、关、镇。府一般设于要地，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设立州通判一职，用以监视知州，州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能生效。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还有管户口、钱粮的主簿和管军事、治安的尉。各路大体有四司：经略、安抚使，宋设置于沿边各路的经略使常兼安抚使，称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军事及行政，其衙署称“帅司”；主管财赋的为转运使，其衙署称“漕司”；主管刑狱的称提点刑狱使，其衙署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简称“仓司”。因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四司亦合称“监司”。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各司互不统摄，都直接对中央负责。转运使路与帅司路、宪司路的分区不尽一致，陕西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二转运使路，而帅司则分为四路。

今庆阳在北宋时分别隶属于永兴军路和秦凤路。

1. 永兴军路

永兴军路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管辖京兆府、河中府、延安府和陕、延、同、华、耀、邠、鄜、解、庆、虢、商、宁、坊、丹、环15州。其中庆、宁、环州今属庆阳市。

庆州　治安化县,领县3[①]:安化、合水、彭原。

安化县:治今庆城县;有淮安、业乐、五交、景山4镇,大顺1城,东谷、西谷、柔远、大顺、安疆5寨,虐泥、美泥2堡,有马岭山、延庆水。

合水县:治今合水县老城镇。熙宁四年(1071年)废华池县入乐蟠县,置华池、乐蟠镇。熙宁七年(1074年),改华池镇为华池寨。有东华池、西华池2寨及荔原堡。[②]

彭原县:治今西峰区彭原乡。原属宁州,熙宁三年并入庆州,有董志、萧镇、赤城、宁羌4镇,有彭原池、睦阳川。

宁州　治定安县,领县4:定安、襄乐、定平、真宁。

定安县:治今宁县,为州治。

襄乐县:治今宁县湘乐镇。

定平县:治今宁县政平乡。原隶邠州,熙宁五年并入宁州。政和七年(1117年),复隶邠州。

真宁县:治今正宁县永和乡罗川村,有山河、显圣2镇,有子午山、罗川水、要册湫。[③]

环州　治通远县,领县1:通远县。辖区相当于今环县及陕西吴旗县一部分。

通远县:治今环县,为州治。原为通远军,淳化五年(994年)升为县。[④]

---

① 据《太平寰宇记》卷33的记载,庆州原领十一县,三县合并:同川入安化、延庆入安化、合水入乐蟠,五县废:马岭、洛源、方渠、怀安、蟠交。

② 《宋史》卷87《地理志3》。《元丰九域志》卷3《陕西路·庆州》:合水有"七乡,金柜、凤川、华池三镇;华池一寨,荔园一堡。有子午山"。

③ 《元丰九域志》卷3《宁州·真宁》。《鸡肋编》卷3:"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皆范宽所画。"

④ 《元丰九域志·陕西路·环州》:通远军,皇朝淳化五年(994年)复为环州,天圣元年,改通远县为方渠,景祐元年,复为通远。

有木钵、马岭、石昌、合道4镇，乌仑、肃远、洪德、永和、平远、定边、团堡、安塞8寨。

2. 秦凤路

秦凤路治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辖府1：凤翔；州12：秦、泾、熙、陇、成、凤、岷、渭、原、阶、河、兰；军3：镇戎、德顺、通远；县28。其中原州今属庆阳市。

原州　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领县2：临泾、彭阳；镇2：新城、柳泉[①]；寨5：开边、西壕、平安、绥宁、靖安。

临泾县：治今镇原县城。

彭阳县：治今镇原县太平乡。唐时为丰义县，宋太平兴国初改名彭阳，至道三年（997年），从宁州析出，划入原州。

新城镇，州西50里，熙宁三年（1070年）废截原寨入。

柳泉镇，州西北70里，领耳朵城1堡。

开边寨，州北20里，熙宁三年废新门寨入。

西壕寨，州北40里，端拱元年（988年）置。

平安寨，州西80里，天圣五年（1027年）置。

绥宁寨，州西北130里，庆历四年（1047年）置，领羌城、南山、颠倒3堡。

靖安寨，州西北160里，庆历五年（1048年）置，领堡9：中郭普、吃罗岔、中岭、张嵓、常理、新勒、鸡川、立马城、杀獐川。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以后，地方建置有一些变动。隶属于永兴军路的庆州升为庆阳府，“改庆州为府。旧置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统庆州、环州、邠州、宁州、乾州，凡五州”。[②]北宋在地方上实行三路并存，转运使路与帅司路、宪司路的分区不尽一致，永兴军路和秦凤路设转运使2，而帅司则为4。庆历元年（1041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

① 《元丰九域志》卷3《陕西路·原州》：乾兴元年（1022年），以庆州柳泉、新城二镇并隶州，熙宁三年，废截原寨入新城。

② 《宋史》卷87《地理志3》。

庆、鄜延四路”。本章中所讲的环庆路、泾原路就是指掌管军事的安抚使路(地图 7—1)。此外,镇原、环县西部地区隶属于镇戎军(治今宁夏原州区)、怀德军(治今海源县黄绎堡),环县甜水堡一带,则归西夏管辖。



地图 7—1　宋夏对峙示意图

第二节　宋夏对峙

北宋初年，党项族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壮大，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038年，李元昊定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元“天授”，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一、从夏州政权到大夏国的建立

唐朝末年，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党项贵族拓跋思恭因功获定难军节度使封号，并被赐姓李，统辖银（治今陕西横山东党岔）、夏（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绥（治今陕西绥德县）、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古城）四州，控制的区域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毛乌素沙漠南沿至长城以北之地，有无定河穿流其间。北宋建立时，党项李氏夏州藩镇已经传了六代，形成了很强的割据势力，“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①]为了避免冲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遣使奉表，祝贺宋太祖即帝位，并且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而改名彝兴。据杨亿记载，宋太祖命令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他们所领军队只有五六千人，“阃外之事，士卒效命，疆场晏然，朝廷无旰食之忧，疆场无羽书之警”。[②]北宋对夏州李氏实行羁縻之策，在李彝兴、其子李光睿、其孙李继筠任定难军节度使期间，与西夏保持了和睦的关系。

1. 夏州政权的重建

以当时宋朝在西北的有利形势，应当以灵州为枢纽，以环、庆、泾、原、秦、渭（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等州为基地，结好环、灵之间蕃部各熟户族帐，以制约党项。但是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没有这样做。太平兴国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05《杨亿传》。

七年(982年),李继筠死,党项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新任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已经营三百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夏置,治今宁夏永宁县东北)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迁居京师。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迁(李继捧族弟)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亲信逃往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图谋抗宋自立;北宋则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仍任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让他返回夏州与李继迁对抗。北宋对李继迁发动进攻,李继迁被迫奉表归降。北宋封其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李继迁并非真心投降,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北宋虚与周旋,敛志待机而已。

宋淳化四年(993年)四月,李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进攻庆州。庆州地形漫衍,无险可恃。因李继迁之前表示臣服,庆州没有任何防备。李大信的军队杀来,庆州险象环生,人情骇惧。知州刘文质拿出私钱二百万奖励将士杀敌保界,于是士皆奋勇,打败李大信,解除了庆州之围。[①]

由于李继迁势力日增,李继捧又首鼠两端,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提出禁青白盐输入、禁粮食输出,从经济上遏制党项诸部。禁令的执行使许多党项族人丧失了粮食来源,引起很大的骚动。八月,李继迁再攻原州,"围牛栏寨,与团练使石保普相持数日,乃还"。十月,因粮食缺乏,"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皆叛归保吉"。李继迁合四十二族,"引兵万三千入寇环州石昌镇,屠小康堡,知环州程德元击之,不退"。[②]宋朝只好取消禁令,以舒解矛盾。

李继迁对庆州、原州、环州三次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各不相同,或为争夺地盘,或为互市。宋朝禁止输入青白盐起了反作用,激化了与党项的矛盾,将已经内附的党项熟户也推到了李继迁一边。在几个月之内庆州、原州和环州连续遭到进攻,显示李继迁的势力在不断地向环、庆、原地区靠近,进攻的重点已逐渐转向灵州及以南地区了。[③]

① 《西夏书事》卷5。

② 同上。

③ 李范文:《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灵州位于黄河和浦洛河交汇之处，“居平夏西北，南去镇戎（即镇戎军，今宁夏原州区）约五百里，东去环州六、七日程，中隔翰海，数百里乏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而“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兵势浸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鏊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岸甫不肯下。继迁以兵掠七百余帐，岸甫兵溃奔萧关”。[①]这说明李继迁在进攻灵州前，先争取到了灵州周围及原、环以北蕃部的支持。致使环庆向灵州运粮的通道被阻，实际上灵州已处于李继迁的包围之中了。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三月，北宋为了加强灵州防御，命苑洛使白守荣、马绍忠从环州北上，护送刍粟40万石到灵州。宋军送粮队伍行至清远军北浦洛河（浦洛河发源于环州北，于灵州汇入黄河）时，李继迁军在浦洛河（今宁夏吴忠市南）设伏，大败宋军，40万石粮草被夺。这是李继迁进攻灵州的前兆。

四月，宋太宗派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范庭召为副。五月，李继迁第一次率兵攻灵州。由于已在河外购得粮食，宋军击败李继迁，暂时保全了灵州。

九月，宋太宗命李继隆自环州、丁罕自庆州、范庭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张守恩自鄜州，汇集10万大军直抵平夏，以援灵州。但李继隆听信环州钤辖卢斌之言，径从环州入瀚海，直趋平夏，而不援灵州。途中与丁罕合兵，行十数日而引军还。出延州、夏州的宋军“虽频克捷，而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终不能擒贼焉”。[②]李继隆退军时又遭到李继迁的阻击。援灵州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而朝廷自此萌生了放弃灵州之念。

至道三年（997年）十月，李继迁第二次围灵州，被宋河外都巡检使杨琼击败。这时李继迁又遣使至开封请降，宋真宗遂以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封其子李德明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③]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九朝编年备要》卷5。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这样，从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入朝、夏州党项李氏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到至道三年宋朝恢复李继迁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名号并将五州之地奉还，历时15年，夏州李氏势力得以兴复，宋、辽、夏三方的峙立态势，遂于此时萌生。

2. 大夏国的建立

李继迁收复故土之后，对灵州的争夺成为其用兵的重点。咸平元年至四年(998—1001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边州及灵州周围之地，控制交通要道，尽力争取灵州附近党项熟户归顺，使灵州成为一座孤城。他趁宋朝放弃镇戎军之机，率军深入渭州，屯于萧关，威胁原、渭、灵、环等州的熟户，并挟制贺兰山下党项族帐，准备全力攻打灵州。而宋朝一方，始终没有采取有力的防卫措施。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攻占灵州，改名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将都城从夏州迁到这里。

灵州丢失后，环庆一带便成为抵御夏军的前沿，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北宋退保环州。由于沿边熟户纷纷投向李继迁，增大了环庆防御的压力。环州、庆州、原州多次受到李继迁的攻掠。北宋下令沿边各地加强防范。“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族帐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庆州胡家门等族桀黠难制，凝乘其不备，击破之。”[①]张凝此行意在打击“桀黠难制”的蕃部，以确保边地的稳定。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李继迁进攻环州洪德寨，当地部族合力反击，以寨兵策援，大败夏军，“擒四十九人，坠崖死者甚众，获马七十余匹，旗鼓铠甲数百计”。[②]李继迁遭到挫折，环州沿边的危急有所缓解。

咸平六年(1003年)十一月，夏军出兵攻打凉州的六谷部，宋朔方节度使潘罗支“阴集六谷之豪及者龙族兵数万，合击之于三十九井，保吉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③]不久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嗣位。

李德明面对宋、辽的威胁，除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势力，还采取了“倚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西夏书事》卷7。

辽和宋”的策略，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对李德明竞相封王进爵。辽国封其为夏国王；宋则任命他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后来加封为夏王。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改名兴州。在“倚辽和宋”的同时，李德明对河西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于宋天圣六年（1028年）攻下了回鹘都城甘州，明道二年（1033年）攻下了回鹘占领的凉州，占领了河西地区。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嗣位。

李德明时期，宋夏关系总体是比较缓和的，沿边“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①]自元昊继位后，便不再承认唐赐的李姓和宋赐的赵姓，改姓“嵬名”，更名“曩霄”，自称“兀卒”（又译“吾祖”，西夏语“皇帝”、“天子”的音译）。从明道三年起，不断在宋夏边境挑衅，掳掠汉地。十余年间，掳去人口、牛羊以万计。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皇帝，立国号“大夏”，此年即为西夏建国之年。

二、西夏建国前后的庆阳战事

元昊称帝前后，对宋朝边境发动了一些试探性的进攻。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以庆州马岭寨党项杀牛族为内应，在环庆一带大肆杀掠。此后，他又多次进攻环州、庆州和原州等地，使庆阳遭到很大的破坏。

1. 节义峰之败

景祐元年（1034年），庆州柔远寨蕃部巡检嵬通攻破夏后桥诸堡，给夏军以沉重的打击。元昊引兵前来报复。[②]宋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只有骑兵七百，仓促迎战，惨败于龙马岭。宋环庆路副都部署张守遵立即令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领五千兵马，环庆路钤辖李惟熙令宁州都监王文领三千兵马，火速增援。两路援军到达后，与被围的宋军里应外合，同夏兵展开激战。元昊见宋援兵到来，士气正锐，便令夏军退至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答元昊书》。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节义烽一带安营扎寨。节义烽位于今华池县山庄乡老爷岭上，其南侧秦直道经过之地有两道数公里长的大湾，一侧靠山，一侧临涧，两湾之间又有一条数百米长的狭长谷道。夏兵开挖一道壕沟，阻挡宋军的骑兵与车辆，将重兵埋伏在各险要之处。齐宗矩见夏兵退去，就下令追击。他亲率庆州兵马为前锋，仓促进军。行至壕沟处，通事蕃官告诉他有很多敌人伏兵，不可过壕。但他邀功心切，对通事蕃官的意见置若罔闻，督兵急速过壕，继续进军。元昊见宋军大部进入伏击圈，就挥动旗帜，下令出击。夏兵蜂拥而出，将宋兵分割包围。宋军后续兵马被阻在壕外，首尾不能相顾，且经过几十里山路的急行军，早已人困马乏，突陷重围，措手不及，毫无抵抗地纷纷被擒。齐宗矩所部五千兵马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做了俘虏，后被放回。元昊大获全胜。①

2. 高继嵩事件

元昊进攻环庆时，不仅派劲旅与宋军斗勇，还采用离间计搅乱宋方阵脚。北宋政府也密切关注元昊的举动。景祐四年（1037 年）二月，环庆路总管司上报："访闻北界金汤等处阅兵誓众，计欲侵疆"②，宋仁宗下诏令环庆路加强防备。宝元元年（1038 年）八月，元昊派人写匿名信，并绑在箭上射进环州城，诈称环州知州高继嵩将要降夏。该信引起恐慌，致高继嵩不自安，请求还朝以避嫌疑。韩琦识破了离间计，上书辩诬，指出：高继嵩长期在西边，颇以勇敢著称，因此为"西贼"（即西夏）所恶，设离间计迫之离去，或者是因为他管理部属严格，某些戍卒心怀不满，设谋中伤，朝廷切不可中计，应该让高继嵩继续知环州，一方面可以解除他的忧虑，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朝廷的英明，坚定边地军民抗敌的信心。宋仁宗接受了韩琦意见，命高继嵩复知环州。元昊的计谋未能得逞。

---

① 宋军节义烽之败使朝野震惊。朝廷"诏泾原、环庆、秦凤、鄜延路部署钤辖司，察缘边堡寨都监、监押、巡检有畏懦不任事者以名闻"。经过调查，对参战的将领分别给予了严厉处分：齐宗矩被撤职，送庐州编管；杨遵、王文被免职；赵德宣、卢训、张守遵、李惟熙受到降职处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5，"景祐元年十一月丙戌"）。

② 《宋会要辑稿》兵 27 之 25。

为了加强边防，宝元元年九月庚戌（十七日），命“徙知庆州、复州刺史赵振知环州，高继嵩领昭州刺史，为环庆路钤辖、兼知庆州”。[①]这有利于稳定军心、调动环庆驻军的积极性。其时，元昊以金银冠佩隐饰、甲骑赠送给沿边属羌，以便拢络之。赵振也针锋相对，“潜以金帛诱取之，以破其势，得冠佩银鞍三千、甲骑数百。告邻部俾以环为法。不听，于是东荧、金明、万刘诸族胜兵数万，悉为贼所有——唯环庆无患”。[②]由于对策得当，措置得宜，在诸州纷纷遇挫的情况下，环庆安然无恙。

宝元元年（1038年）“增置环州弓箭手”指挥一名。[③]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戊午（二十七日），宋仁宗“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麟府等路缘边军士缗钱”。[④]四月丙戌（二十六日），“环庆部署刘平请下陕西缘边都部署司，如遇蕃寇钞边，令诸路会兵，更为应援，从之”。[⑤]八月庚午（十一日），“知原州、六宅使郭志高请部内募置弓箭手五千人，从之”。[⑥]环庆一带的防卫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宋着眼于清除亲夏的蕃部势力，于九月甲辰（十六日），“斩伪环州刺史刘奇彻于都市。奇彻名重信，为元昊招诱延州属羌，而金明都监李士彬执送京师，遂斩之”。[⑦]“以环州生户啰埋为右班殿直，子日威为本族军主。啰埋尝受元昊防御使，率其族来归。”[⑧]北宋的这些举措，对边地叛服无常的蕃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自有边事以来，当州常控制不暇。其环庆路边寨甚密，远者不过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据要害，土兵得力。贼又不知彼处山川道路，兼有宿将刘平、赵振在彼”[⑨]，环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元昊看到，环庆路防卫严密，草率进攻很难有所突破。[⑩] 此后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庚戌”。
② 《宋史》卷323《赵振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月己丑”。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戊午”。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四月丙戌”。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庚午”。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甲辰”。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十月辛酉”。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
⑩ 《西夏书事》卷13。

夏虽在环、庆诸州继续用兵，但多为扰乱之举。

西夏建国之初，为了显示其实力，逼宋承认其国家的合法性，还对宋边境地区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如延州三川口战役、原州好水川战役、镇戎军定川寨战役等，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侵袭。其中与庆阳有关的兹述如下。

3. 后桥之战

后桥之战是一次环庆军队牵制夏军攻打承平寨的战斗。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夏军“寇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不克。复围承平寨（或在志丹县西北）”。承平寨守兵殊死战斗，与夏军相持六天。其间，环庆钤辖高继隆、同知庆州张崇俊，“领兵入（夏）界拔后桥堡；淮安镇都监刘正、走马承受石全政，破荡吴家等族，盛兵截十二盘口。（元昊）恐归路断，引还”。[①]

宝元二年（1039年）年底[②]，环庆军队在高继隆、张崇俊的指挥下，对西夏境内的后桥（在白豹城之东华池水上游）发动袭击。高继隆命蕃官奉职李明，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县城）主武英、监押王庆，东谷寨（华池寨正北陕甘交界处）监押张立，北路都巡检郝仁禹，率军攻打寨城；为了防止党项的驰援，又命刘政、东谷寨主贾庆，领兵马入贼界驻泊，牵拽策应；还令入内西头供奉官石全政堵截十二盘路口（今地不详，当在后桥向北撤退的途中），阻断夏军去路。武英部奋力向前，首先攻破后桥寨北门，进入城中。环庆军队英勇作战，“殿侍、军员、兵士及蕃官使唤得力，或斫到人头，或伤中重身，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③]刘政一路深入夏境，破荡吴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帐。由于战斗计划周密，配合紧凑，破城获胜，打击了西夏势力，对宋夏沿边诸部也产生了震慑作用。

4. 三川口战役中的环庆兵

三川口之战又称延州之战，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一次重大战役。夏军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派人侦察，终于摸清了宋西北边防的情况。宋环

---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范雍于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二十六日）的上奏中说：“环庆泊河东路出兵深入，因得破贼后桥”，可推知后桥之战应当发生于此前。

③ ［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2。

州、庆州一带边寨排列甚密，很难打开缺口；泾州、原州一带壁垒坚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这里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元昊深知从这里进攻，难操胜券。唯有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①]所以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集中了十万人马，欲攻打延州（今陕西延安）。

元昊攻打延州，先佯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欲引延州军队出援，趁机攻占延州北面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进围延州。宋知延州兼鄜延环庆经略使范雍探知元昊将由土门路进兵，便急忙发出檄令，要求驻扎庆州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率军增援土门。刘平率8000环庆士卒从庆州出发，急行军四天，赶至保安军，与在这里的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向土门进发。夏军伏兵于三川口（位于今延安西不远处），将宋援军包围，四面合击，刘平军奋力迎战，但无法突破重围。刘平受伤，率军退至西南山下，设七道栅寨固守，最后，被夏军俘获。夏军乘势围攻延州。刘平被害。[②]

三川口战役虽然发生在陕北，但对庆阳的影响很大。刘平出援失败，使环庆防御力量受损，也促使当局对异地策应的有效性进行新的思考。

5. 白豹城之战

白豹城（今陕西吴旗县白豹镇）位于庆州东北，相距100余公里，原是庆州的一个小镇，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被元昊占领，在此修建了城寨。城寨修筑在白豹川与其支流交汇处西侧半山腰，城池坚固，地势险要，东接后桥诸堡及金汤城，成为深入宋境的一个重要基地，控制着东进鄜延、南下庆州的交通要冲。元昊在白豹城设置太尉衙署，总理军政事务，委派团练级将领镇守。

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元昊进攻三川寨（今宁夏原州区西），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阵亡。韩琦命令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打白豹城以牵制夏军。任福于十七日拂晓率领七千士卒，自庆州东行，声言巡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

② 《隆平集》卷19。

边，并严令庆州城内之人不得外出。任福军缓缓而行，当晚宿营业乐（今华池县悦乐镇）。十八日晚进入柔远寨，犒赏熟户蕃官，告诫他们不得离寨。任福在柔远寨召开军事会议，秘密分配了进攻白豹城的任务：以驻泊都监王怀政攻白豹城西面，目标是夏人的李太尉衙；守神林北路都巡检范全政攻白豹城东面；守金汤路柔远寨主谭嘉震、监押张显攻白豹城北面；守叶市族路走马承受石全政攻白豹城南面；驻泊都监武英入城；任福亲自率领一支军队在城南扎营。自柔远至白豹城70里，任福命令诸部连夜行军，四面合击。二十日丑时，宋军到达白豹城，各路按计划接近目标，发动攻击。[①]宋军在这次战斗中，“凡烧庐舍、酒务、仓草场、伪太尉衙，及破荡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烧死土垵中所藏蕃贼不知人数，及禽伪张团练并蕃官四人、麻魁七人，杀首领七人，获头级二百五十、马牛羊橐驼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记六”。[②]宋军以死1人、伤164人的微小损失[③]，给夏军以沉重的打击。当晚，庆州军以范全、赵明殿后凯旋。

夏军不甘心失败，派出数百骑追袭，范全在险崖处设伏，截击夏军，斩首400级，生获70余人。[④]

白豹城之战旨在“牵制虏势”[⑤]，任福以奇兵突袭，速战速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白豹城之战的次年（1041年），发生了好水川之战，这是西夏发动的第二次对宋的重大战役。夏军从天都山方向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进逼怀远（今宁夏隆德县东北）。宋将韩琦命令任福领兵1.8万前去迎敌，并令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守将常鼎率部配合。宋军在怀远南

① 《涑水记闻》卷12。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

③ 同上。《涑水记闻》卷12的记载略有不同：“卯时克之，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擒伪署张团练，杀首领七人，斩获二百五十余级，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军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宋会要辑稿》兵14之17所收范仲淹《任福等破白豹城奏》中称“官军死者一人，伤者六十四人”。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

⑤ 《涑水记闻》卷12。

与夏军相遇，夏军佯败，弃辎重北撤；任福率军追击，进入好水川（流经今宁夏隆德、甘肃静宁的渝河），被西夏10万大军团团包围。宋军只顾轻装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无法突围。经过激战，任福与万余将士战死，仅有千余人逃脱。

任福在白豹城之战中获胜，为何在好水川遭此惨败？范仲淹认为："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则任福等数人是也，而无济于国家。"[①]好水川之战充分暴露了宋军的弱点。白豹城的胜利冲昏了任福的头脑，敢勇有余，料敌不足，以致酿成惨败。

宋军三川口、好水川之败，震惊朝野，不敢再轻言作战。西夏虽然获胜，但战争的损耗以及宋夏间榷场贸易的停止，使经济受损、民怨四起，元昊遂寻求与宋议和。庆历七年（1047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夏向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节日另行赏赐。两国重开沿边榷场，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宋夏庆历和议后，双方维持了二十余年的和平，环、庆、原州北部战火相对减少。

三、北宋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

北宋时期，环州、庆州和原州处于极边之地[②]，与西夏毗邻（见地图7—1）。宋人认为，西夏军队多次出兵环庆路，是因为环庆路这个狭长地带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③]西夏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辰"。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乙巳"："环州，地处极边，罕得良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癸卯"："庆州极边帅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己酉"："延、渭、环、庆极边，并以武臣宿将守之。"

③ 《武经总要前集》卷18。